

北京十年

羅孚

著

我上為的●周秦皇漢魏石者，也者多後了

或侯祠？し

叔近亦發了很意文字詳細當し這回事。

周息事帶了王卡卡事しるる人，從西女

他子前年平上秀の隨，秀白就這後高市。

一也著一這一也耕，對他多應從人し耕後高の

故事。說樣主多却多天下，主女就這當轉信

東何和後良王人。說後高多是帥才，後有她

港台書

北京十年



羅孚
著

天地

www.cosmosbooks.com.hk

書名 北京十年

作者 羅孚

編輯 孫立川

美術編輯 楊曉林

出版 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東109-115號

智群商業中心13字樓（總寫字樓）

電話：2528 3671 傳真：2865 2609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 1樓（門市部）

電話：2865 0708 傳真：2861 1541

九龍尖沙咀彌敦道74-78號文遜大廈2樓2A（門市部）

電話：2367 8699 傳真：2367 1812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官塘榮業街6號海濱工業大廈4字樓A室

電話：2342 0109 傳真：2790 3614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中華商務印刷大廈3字樓

電話：2150 2100 傳真：2407 3062

出版日期 2011年3月/ 初版·香港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COSMOS BOOKS LTD.2011

ISBN 978-988-219-370-3

目錄

前言	007
從張大千齊白石說起	009
臨安史復	012
齊白石夫婦之墓	014
騙子一條街？	018
喜見侯德健	020
竊聽器呢？	024
安全官出走	030
不看大報看小報	035
北京消息京報不如滬報	038
無為小保姆	042

押回四川去	046	兩位老前輩	093
「太太」的故事	050	有酒還是有淚盈樽？	095
賣到京城外	056	神童和民主女神	097
深山救弱女	059	高低檔次惹官司	101
大邱莊的大話	062	小丁和家長	105
歸去來兮姑娘	065	上下午黨或全日黨	109
尋找聶紺弩	075	漫畫頭像的趣事	115
《香港，香港》和柳蘇	078	李可染之死	119
胡喬木為聶詩作序	084	劉賓雁和出出入入	122
噴飯的文史館	087	舉杯有喜事	126
小姑娘許雙的文章	090	冰心健在真可喜	130

更可喜四人幫垮台	137
向錢看和向「錢」看	143
中央文史館	147
部長樓的一夜	149
夏衍和貓	152
納蘭信和舊夢錄	156
夏衍和香港	160
鍾敬文和管他媽	164
啟功不標榜愛新覺羅	167
墓誌銘和病中吟	170
悼亡和龜兔賽跑	176

話說周而復	182
陳邇冬和賓爾墩	186
王益知和田象奎	190
章士釗的《柳文指要》	194
無妓國的讚歎聲	200
章士釗的《南遊吟草》	204
蕭紅的頭髮和骨灰	212
苗老漢和牛油詩	216
周恩來無題詩	219
水中月對客里空	223
保護稀有活人歌	225

黃苗子八十揮畫筆	231	三松堂上一老人	274
他睡在明代傢具裏	235	笑煞邕灘父子王	276
吃王家菜死無憾	237	朱光潛臨終沉痛語	281
常任俠的詩和情	240	四皓新詠有尾巴	283
卞之琳和臧克家	246	俞平伯：「能誅褒姒是英雄」	286
臧克家和姚雪垠	248	入黨要等二百年	293
部長樓前子彈飛	251	幾首寫江青的詩	296
李銳批毛負天下人	260	一個機關一個鄧小平	299
李銳揭露毛崇拜曾國藩	263	「人頭再落一千萬」	305
洪楊和倒退幾世紀	266	「深慶特區有趙佗」	308
馮友蘭批毛荒謬	270		

前言

北京十年，實際上是北京十一年。從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被羈留在北京有十一年之久。第一年，是交代問題；第二年是正式判刑和服刑。說正式，是指法院判我徒刑十年；也可以說非正式，是這樣的服刑和一般非服刑一樣。一判刑就立刻假釋，依舊住在交代問題的地方，不必坐牢，不到一個月就換了住所，那更不是牢房，而是普通的民居，就這樣，十年徒刑，一天牢房也不用坐。

這十年，我是和一般居民一樣，有所見、

有所聞的。所見者少，所聞者多。選擇一些，記錄下來，就成了這本不像樣子的東西。我把它命名為《北京十年（見聞雜記）》。

這本東西寫作於十多年前，有些事情是以當時的時日為準記下的，如說這事情發生在多少年前，那是指相距寫作的年代而言，現在也懶得去改正為今天準確的說法了。

舊聞新抄，不妨當野史讀，野史可能比正史更為真實，另有趣味。有些事情，正史不記，只見於野史，那就更有意思了。毛澤東詩諷赫魯曉夫，並非偽作；潘漢年夫婦骨灰終遷葬於八寶山，官方無言。正史失真，令人興歎。

從張大千齊白石說起

在北京，居然一住就是十年。

從一九八二年五月到一九九三年一月，實際上差不多有十年零九個月。四捨五入的話，也可以說是十一年了。

十年容易，十年又不容易。

容易，是日子過得快，似乎和平常一樣快。我想，這也許和我並沒有倒數有關，如果倒數着過日子，那可能就要度日如年了。

不容易，是住在北京。在大陸上，城市戶口不容易得到，北京這樣的大都，戶口就更不容易得到，而我卻不費自己半點力就輕易得之，越是輕易，就越是不容易了。就像金聖歎說的，殺頭難事也，而輕易得之，不亦快哉！想到這一層，我就不禁面有得色，儘管我並沒有立刻對鏡自照，卻也可以斷定會是這樣。

「阿Q！」

是有點阿Q。「阿Q氣是奴性的變種，當然是不好的東西，但人能以它為精神依靠，從某種情況下活過來，它又是好東西。」這是雜文家、詩人聶紺弩說的。

阿Q的十年！這十年是真的，又是假的。

真的，是真的判了十年徒刑；假的，是十年都假釋。在判刑一個多月以後，我就被假釋了，就幾乎和平常人一樣的生活了。這一個多月，據說是用來為我作生活上的一些安排，如安排住處，安排戶口之類，要不然，甚至可以更快得到假釋。甚至第一天判刑，第二天就假釋，我想。

我真是想入非非了。

開始的時候我有些想入非非。當我知道很快就可以假釋的時候，同時又知道那個月的最後一天，也就是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張大千畫展的最後一天。我雖然只是「黃賓虹迷」不是「張大千迷」，但對於畫展，卻是渴了一年多了，因此渴望能夠去看。這就使得我終於提出了這樣非份的要求：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不遲於這個月的倒數第二天得到假釋。好讓我第二天還趕得上去看張大千的畫展。

這個要求得到滿足了。我真滿意。我真的感到了一點人情味。

時間上，是一個倒數第二天加上一個第二天。不差分毫。

沒想到在廣場裏就碰到兩位熟人：章士釗的秘書、中央文史館館員王益知和作家葉君

健。王益知老先生很快就把這信息傳到香港，葉君健最初不信這是真的，真的是我自由自在
地在那裏欣賞張大千的巨幅潑彩山水。

假釋雖然是有條件的釋放，卻也是真的釋放。

臨安史復

我被安排住在北京西北郊的一層住宅樓宇裏。這以前，我先被安上了一個新的名字：史林安。我自己沒有去多想它，後來有的朋友說，這就是臨時安排啦。

有關的人員告訴我，這完全是為我着想。如果我用原來的名字報戶口，住進去，派出所和居委會都知道我的來歷，就會把我當成一個重點對象，三天兩頭地向我囉嗦，查問這查問那，我會不勝其煩，改一個名字，這一切就免了。後來的體驗證明，這的確是好意。我住進那個小區的九年多的日子裏，沒有受到過任何這樣的麻煩。

「史林安」，從外面回去的人，容易想到史達林。

「史臨安」，有人把林字寫錯了。錯打正着，不就是臨時安排麼？我卻想到臨安就是杭州古時的名字，而自己曾經用過史復做筆名，不如冒充一下西子湖邊的人，附庸一下風雅吧。於是請了一位很有功力的書畫篆刻家，刻了一個圖章：「臨安史復」。

「史靈安」，有人錯得厲害，居然要我永遠安息。始作俑者，是風婆子。風婆子者，女畫家郁風是也。不女，又怎是婆子？風婆子的對手，是苗老漢。苗老漢者，書法家、畫論家、詩人黃苗子是也。從他們合作的畫書上，是可以看到這兩個圖章的。

靈安就靈安吧，反正人總有這一天的，我也就安然笑納，甘之如飴。

我安居的地方叫做雙榆樹南里二區。奇怪的是，那裏是先有二區，後才有一區的。由於二區在先，我們的那個院子的三排樓房，原來叫一號，二號，三號樓，忽然有一天通知，要改為十一、十二、十三號樓，先前的一、二、三號讓給了後來居上的一區。這才知道，右手邊不遠處的幾排樓房是後出世的一區兄長。又過了不久日子才知道，一區曾經住過吳法憲、邱會作，有人說見過他們在散步。更後又聽說，他們遷走了，吳法憲似乎去了山東。

這是南里，越過三環路北進，是東、西、北里。在東里，據說住有王力，「文化大革命」中烜赫一時的王、關、戚的王力，也就是「反英抗暴」時遠在北京煽風點火的王力。這似乎比吳、邱住過南里之說更為可靠。

雙榆樹，榆樹在哪裏？我想，這一定是兩株參天的古榆。問人，沒有人見過。後來我卻在南里和東、西、北里之間，看到了兩株不大的垂枝榆，是新種的，還掛上了牌子，顯然是有心人的補種，古榆早消失了。慰情聊勝於無，為甚麼不從別的地方遷兩株老榆樹來呢？

我笑自己緣木求榆的妄想。

齊白石夫婦之墓

住進雙榆樹的第二天，我去美術館「會見」了張大千；而第一天，我就先去「會見」了齊白石。

真是與畫有緣，與畫人有緣。

我是報人，與報紙有緣。到雙榆樹以前，假釋以前，我只能看一份報——《人民日報》。最初的日子是根本不許看報，接近審判和假釋的日子是此外還可以看雜誌。假釋了，有更多的看書報的自由。

我上午有了這種自由，下午就去附近的魏公村訂報紙。那裏有郵局。

我訂了不止一份報，準備大嚼一番。

訂完報，走出郵局，四下裏蹣跚，熟悉一下我住處的環境。

我很想知道魏公村的魏公是誰，找不到人問。就在居民樓之間穿行，忽然看見在一排樓

房的旁邊，並排而列的有兩座白石砌成的墳墓，周圍還圍上了矮矮的欄杆。

民居而有墳墓，這引起了我的好奇，於是就走近了去看望。先是看到了一塊碑石上刻着「姬人陳寶珠之墓」幾個大字，再看另一塊碑石，赫然入目的幾個篆書大字是：「齊白石之墓」。

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得來全不費工夫，居然在無意之間發現白石老人的墳墓了。我對書畫的發生興趣，就正是從齊白石開始的，從替這位已故大畫家在香港舉行畫展開始的。然後又開過黃賓虹畫展，附庸風雅地成了「黃迷」。對齊白石雖然並沒有入迷，卻也是實深喜之的。現在忽然一墓當前，真是「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那天因此在那裏盤桓了多少時間，我已經記不得了。只記得自己私下表示：我要把這裏叫做齊公村，不管他魏公是甚麼人。

在回去雙榆樹的路上，我知道那條通向中關村，通向北大、清華的大路叫做白石橋路，心裏就更高興了。不管我還沒有見過的那一道橋是怎麼得名的，我總是認定這是齊白石的橋，齊白石的路。後來看到那只是紫竹院附近一道小小的橋，我認為那配不上齊白石，馬路還可以，夠長夠大，夠得上是齊白石的。

第二天張大千，第一天先就是齊白石，北齊南張，真是幸會！真巧！

儘管回到住處，屋子裏是家徒四壁，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連北京人歡喜一個又一個

掛滿牆壁的帶畫的掛曆也沒有（這時已是六月底一年之中了），心裏卻還是感到充實，我與齊白石為鄰呢，雖然是與鬼為鄰。

齊白石是我的左鄰，永樂大鐘是我的右鄰。

永樂大鐘藏在大鐘寺裏。很顯然，這是寺以鐘名。而這鐘，的確是名鐘。在中國，比它年長的古鐘有的是，它只不過生長在明代的永樂年間，不算太古，但比它更大的鐘據說就沒有了。它不僅大，而且大有學問，全身上下和內外，都刻滿了經文，總在兩萬字以上吧，這也是別的鐘所無的。

一知道有這樣一位鄰居，很快就去拜訪它。寺還在修，大大小小的鐘有幾十口之多，這口特大的鐘有兩層樓高，藏在屋子裏，沿着梯子上樓，可以從地上看到樓上。樓是就着鐘而修建的。

過了大約一年，寺修整好了，建立起全國唯一的古鐘博物館，平日開放任人參觀，春節期間還舉行廟會。除夕之夜，午夜時分，敲響起永樂大鐘，報道新的一個春天又光臨大地。在四下裏爆竹聲如海如潮中，鐘聲悠揚，據說可以傳響幾十里，但我在雙榆樹居住的九個春節中，卻一次也沒有聽到這人間難得幾回聞的鐘聲。也許是關在屋子裏看電視，聽到的只能是熒屏上發出的二手貨的鐘聲，對這位鄰居未免大大失敬了。

大鐘寺離我住的地方只有一站路，還不到十分鐘的路程，可以說很近。在北京問路，當